

增入音註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傳

十六



胡文定公春秋傳卷十九

黑肱宣公子

安民立政曰成

周 定王十七年魯成公五年

鄭 襄公十五年魯成公四年襄公卒悼公費立成六年悼公卒弟成公踰立

齊 頃公九年魯成公九年

宋 文公二十一年魯成公二年文公卒子共公固立成十五年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晉 景公繼霸十年時卻克為政魯成公四年栾書為政成十年景公有疾晉人立太子

州蒲以為君伐鄭是為厲公是年景公卒

衛 成十八年厲公弒悼公周立緄韓厥為政穆公十年魯成公二年穆公卒子定公

蔡 臧立成十四年定公卒子獻公術立景公二年

曹 宣公五年魯成公十三年

滕 宣公卒弟成公負芻立

東 文公十年魯成公十六年文公卒成公原立成公九年

年

詳見僖公二年

宣

魯成公十四年見宮子宋卒一名渠

宣

丘公黎比公密州立又名買朱鉏

定

定公二十四年魯成公十

宣

七年定公卒宣公即位

許

靈公二年魯成公

許

十五年許遷于葉

小邾

詳見僖公元年

楚

共王元年魯成公二年載令尹子重救齊

楚

成十六年司馬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戰

于鄢陵敗績晉射共

王中目楚殺子反

秦

相公十五年魯成公十

秦

四年相公卒子景公立

吳

魯成公七年吳伐郟始見經

吳

即吳子壽夢也壽夢一名乘

越

詳見隱公元年

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美極而無冰者常煥也按洪範傳曰豫常煥

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

在二室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固陰互寒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

賓食黍祭冰皆與焉此亦燠調

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

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

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

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

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

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

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

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

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

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

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

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

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

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

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

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

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

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

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

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

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

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

未辛

然策書所事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
姓名者 泗水 不記其本末兩鬣冰雪何以
悉書天 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
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于未亂慎
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下事備矣

二月作丘甲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田井為邑四
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
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
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
非為國之備其曰作者不實作也唐太宗問
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
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
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

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
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
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
至昭公時嘗蒐于紅華車千乘則計甸而增
乘未可知也楚人一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
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
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
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夏賦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
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亦棘
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責而

虜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
公即位之幼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
將出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
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
桓懷忿對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而汲汲欲
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別種也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
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
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相王
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戰存君臣之義立
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吳
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

卷十九

四十一

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
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
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相王不以討賊興師
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傳信持國而輕於邀
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
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
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

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

惠侯

齊大夫師師於是始

衛師敗

齊師侵魯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齊道矣又使壯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此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魯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地去齊五百里書會四卿是各自為帥也自文之季年而无使介至是而无將

佐魯三家之勢成矣音安齊師敗績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士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稱元帥畧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特為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以殘氏毒眾幾獲其君而怒猶未之及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

齊侯之六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以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
婁齊地也去齊五十里○楚屈完來盟于師齊
相公退師而後盟于召陵將禮於楚也齊侯使
國佐如師晉卻克進師而後盟于袁婁不禮於
齊也夫以齊相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大夫敢
為之甚矣○筆戰之忿也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
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鞏之戰則曰及國佐
盟于袁婁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相公
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
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
盟也盟于召陵者相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
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

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
欲雪一笑之耻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
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
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
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
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怨皆城借一揖而
去之卻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逮乎
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
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
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
焉

深切著明矣
朱公鮑卒 文公卒子共公固立 庚寅
穆公卒子定公立 取汶陽田
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

曰復而謂之... 例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
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
不可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奈何
致於... 邠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
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
小得之春秋固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
與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
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
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
于蜀魯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无氏族
而書公子自嬰齊始

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為陽
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

盡行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
于蜀致賂納賚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
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
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
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
起於忿枝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
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修也不
伎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
之方也季孫忿枝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
亦潛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攷其行
事
曰明於以反求諸己則亦知戒矣
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
許人鄆人盟于蜀
以下定卿不書皆敗惡也

盟而事必先書公專內也次書主盟者衆
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
子嬰齊秦古諒宋單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
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晉稱王春秋
黜之以諸夷狄晉雖不統猶主夏盟諸侯苟
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
釋義取事皆室則楚雖大河畏焉今乃西向
服從而遊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
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
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
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
盟奔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敗則
從同同止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
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

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景宋公共衛侯定曹
伯宣伐鄭

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鄭之役也遂東侵鄭公
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郟敗諸丘輿夫討鄭之
役則復然勸民共觀彙也遂東侵則潛師探
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
也復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
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
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
耳 肅未葬曷為稱爵皆曠越境以吉禮從
之事也

齊肅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

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緦氏
劉絢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
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相宮此不舉蓋
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
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
知矣言災則不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
為合或曰禮辭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
新宮將以安神上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
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
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
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
於人情何居

乙亥葬宋文公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

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致於經未有以驗
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
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
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
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
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
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
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
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
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
廢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
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
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戒哉

公在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林曰鄭始書

至自晉

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土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望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秋叔孫喬如帥師圍棘汶陽田之邑

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赤狄之別種

也音牆音卑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聘而遂盟之於是始丁未及孫良夫盟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仇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此類是矣

鄭也楚之伯鄭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

美鄭為晉也至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敗晉于鄆十四國之君大夫于蜀皆鄭為之是

後狄鄭微秦鄭則中國无左衽矣

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况又馮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詞略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

四年春宋公共使華元來聘宋始聘魯三月壬申鄭伯堅卒襄公卒悼公費立杞伯相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悼伐許

紀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虧焉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齊地梁山崩

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

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綬褫綬出次祝幣史詞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灾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潛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有其可忽諸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崩簡王

立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定鄭伯悼曹伯宣邾子定杞伯相同盟于蟲牢

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六年春

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王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祖

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

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
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取報

取報
國音專
鄭微國也書取者城之也城而書取為君隱
也項亦國也其書城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
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
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
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
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
犯上下主其罪可赦垂忤貴臣禍在不測故
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
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

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
歸父家遺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
章殺身忤王鳳也鄴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
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
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
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狄子來朝公孫
嬰齊如晉嬰齊叔射子壬申鄭伯費卒悼公卒
弟成公踰立
音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
侵宋

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眾焉有事於宋而以
侵書者僭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
亦然上二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
華元亦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


莊元年是年冬鄭伯督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御授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魯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爲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始書大夫將也自是必圍城也而後取人之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救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明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迂喬木也嬰

齊爲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患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于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迂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七年春王正月鷩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鷩鼠又其角了見牛  音兮

樂子曰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
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騷鼠又食
其肉上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
司之過也亦有司免過即變異也其應云何許
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
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非戒
矣理或然也

吳伐鄭 **音** 吳始見經吳始入伐中國 **音** 音

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
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
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
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
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
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
仲尼之制也而以爲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
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

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
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
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
說足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
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
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
略

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頃宋
侯衛侯定曹伯宣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
辰圍于馬陵衛地

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

夏公至自會吳入州來楚邑公曰楚之交兵不書
夫之名氏書也而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
特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
鄭則據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
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
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
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
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
陵而書同盟者同疾楚也

春秋傳卷十九

梅 谿 林 堯叟 唐翁 標註

成公下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人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卻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矣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禮者無渾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公孫壽蕩意諸

之義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按左氏趙盾為趙嬰之亡請于晉侯曰原

襄韓厥言於君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卻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刑政矣

天子使召以 曰昔邠來賜公命 曰賜

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
則有賜能敵王所虜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
位服無絕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
矣而不入京師又未嘗敵王所虜而有功也
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
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
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
之通稱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
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
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邾季孫固曰中國不振

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
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
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
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
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衛人來媵 曰為伯姬歸宋也 媵去又音刺
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
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
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
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
敗禮也 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
晉于策、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

婦然後有父，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夫
昏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
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爲配，則自家刑國，可
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爲歸，則承宗
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
夷攷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
如鄆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
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
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
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
其始卒，欲爲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
世之慮遠矣。

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定鄭伯、成曹伯、宣宮子、杞伯、同盟于蒲。蒲，衛地。

按左氏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固結之本也。蕭獻公言於奪，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勾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下，以求諸已，溥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牲軼血要，實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會二月，伯也，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

滕

至

獨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後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善致女使御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來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勝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頃公卒子靈公環立晉人執鄭伯成晉欒書帥師伐鄭

按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執諸銅鞮

美二十

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鄭父救江河異前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能救之名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言潰楚人入鄆言鄆列邑也曰伐稱名入以入書法與會蜀明蜀同

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棠丘城無衆潰楚師圍莒莒城亦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孟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

民不去是則可爲也夫鑿池築城者爲國之
備所謂事也效而民不去爲國之本所謂
政也宮恃其陋不修城郭決辰之間楚克其
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
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爲國之本也雖隆宮
之城何益乎故經於宮潰特書日以謹之者
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
以固本安民爲政之急耳

秦人相白狄伐晉

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
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詞
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羗鬻微盧盧濮
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
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

表二十一

五

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交邦自相
侵伐已爲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
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
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此事以觀可謂深切著
明矣

鄭人圍許城中城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爲
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宮
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
而不廣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

其爲傲守益微矣王公設險
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
以爲國辨尊卑分貴賤明
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

之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按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衛侯

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箚殖出

衛侯衍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變之私故得

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時書弟以為

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晉

人生立太子州蒲齊侯盡宋公共衛侯曹伯宣

伐鄭齊人來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丙午

晉侯孺卒景公卒太子州蒲五月先立以伐鄭

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

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

晉侯非禮也唯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

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

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而可

書乎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邾婁來

聘已丑及邾婁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

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按左氏周公楚惠惠襄之福且與伯輿爭政

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郟而入三

日後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懇之心而下要大

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言之實而上與

王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

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
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
行於天下

夏公會晉侯虜衛侯定于瑣澤此晉楚為
盟也於是晉上與會楚公于龍許偃盟于未西
門之外不書存中國也秋晉人虜狄于交剛

文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虜使卻錡來乞師

魯主夏盟行使諸侯對會討貳誰敢不從以
霸王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
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
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
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以屈損無自反而縮之
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四而輕外至於乞

卷二十一

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義也復讎貪得之
心是以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
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
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虜
齊侯靈宋公成衛侯定鄭伯成曹伯宣邾人定
滕人伐秦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
今公以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
也故皆朝王而不成朝禮言曰如京師見諸
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
伐秦為遠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
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
大聘然則朝巡狩于方嶽則朝諸侯於所

及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
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
行於天下尔

夏公會晉侯虜衛侯定于瑣澤此晉楚為
瑣也於是晉上與會楚公于龍許偃盟于未西
門之外不書存中國也秋晉人虜敗狄于交剛

文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虜使卻錡來乞師

魯主夏盟行使諸侯對會討貳誰敢不從以
霸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
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
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
特書曰乞以見其卑以屈損無自反而縮之
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

卷二十

十

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義然後雖貪得之
心是以誅乱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
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
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虜
齊侯靈宋公成衛侯定鄭伯成曹伯宣邾人定
滕人伐秦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
今公以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
也故皆朝王而不成朝禮言曰如京師見諸
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
伐秦為遠事者此仲不親筆明朝王為重存
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
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嶽則朝諸春秋所

董天下遺使皆雙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顯如
 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入不能成朝禮不設
 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
 左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六
 也為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
 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
 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
 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
 曹伯廬卒師宣公卒成公負芻立秋七月公
 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即渠丘公卒
 比公密州立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
 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
 以夫人婦姜氏自齊歸姜氏大有地之常

休也若妾也則不書氏是故有或風則出姜不
 氏有敬贏則得姜不氏所以別勸也

嚴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未人非正也刺不
 親迎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拜見者卒君耳
 然則娶于他邦而道里域遠必親迎乎以封
 壤則有小大以爵以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
 遠近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
 節同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定公卒子釅公所立秦
 伯卒 葬公卒子景公立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

齊卒
 嬰齊者公孫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
 出奔齊魯人徐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

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

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 虜衛侯 獻鄭伯 成曹伯 宋世子 成齊國 佐邾人 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 歸于京 師 ○ ○ 將書晉侯討有罪也

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眾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 共公卒于平公成 立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自

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 ○ 曰此蕩澤鄰國以殺而山不書氏有司法守之辭也宋魚石出奔

楚 魚石公之曰夷之曾孫

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柏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卒已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同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相氏也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日比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元於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柏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著其正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

國人與晉皆計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

是也山不書氏皆其族也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豈猶能比其本報况於人而忍伐其本乎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

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魋邾人會吳于鍾離楚

邑淮兩縣林曰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

夫會吳之始自是大夫自為會矣音秋

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

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

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相于向意在賤夷

狄而罪諸侯不敢與之敵也夫以太伯至德

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

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

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

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

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葉也即南陽葉縣

是音攝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

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習木者

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若丘之

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証也而欲盡發五行傳亦過矣

成丙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文公卒成公原立鄭公子
喜帥師春即子罕僖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使樂毅來乞音甲午晦晉侯乃及

共鄭伯成戰于鄢陵鄭地楚子鄭師敗績

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

重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

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

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蓋釋楚以為

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

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

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乃齊侯雲衛

侯戴宋華元平邾人定于沙隨宋地不見公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

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

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諱則書變易地則書

假城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逐屈已而與強國

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

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

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

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學深可耻焉者矣曷

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

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

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

師出多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諫

而不見公在晉美魯侯自反非有背仁

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

自反而縮雖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

氣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

間沙隨之見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

蓋示天下後世以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
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武公晉侯百齊侯百魯侯百衛侯百鄭侯百宋侯百許侯百陳侯百蔡侯百曹伯百鄭子周卿士子爵也百

曹伯 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
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
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
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百魯侯殺世子而
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其諸刑與而使復國則
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宮立晉百音
條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
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犇盟于亳百晉許魯平故盟

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按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
戰于鄆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
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
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
於壞隄申宮百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
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郤犇曰魯侯待于
壞隄以待勝者郤犇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
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
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犇曰
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
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
有亡而已百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
而殺之我百斃也百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

文子于莒丘公還待于郵使子叔聲伯請事
孫于晉卻擘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
古與子國新於公室對曰倘如之情子必聞
之 古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
也 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亡范文
子謂樂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
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謹懸而弃忠良
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
盟之季孫及卻擘盟于亳歸刺公子偃
十有七年春衛獻北宮括備成公會孫帥師侵
鄭成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及齊侯靈宋公平
衛侯獻曹伯成邾人定伐鄭成六月乙酉同盟
于柯陵鄭西地 此言同盟尹單而盟之師

也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五月辛丑用
郊

郊之不時未有其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
者不宜用也或曰蓋以人饗叩其鼻血以薦
也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况敢用人乎

晉侯使荀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及宋公
平衛公於曹伯成齊人靈邾人定伐鄭十有一

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腹地
力之反 市於友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
之邾子獲且卒定公卒宣公立 音曜 音

也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擘卻至楚人舒城庸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
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

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國不以大霜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弒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弒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鄭歸生以悍老懼讓而書弒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止而書弒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弒首樂書身為元帥規執厲公於匡麗氏使程滑弒公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弒其君而不著樂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樂武子則畧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國武子公如晉宴楚子共鄭

伯成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宋邑

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出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出也諸侯託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樂書是矣

公至自晉晉侯悼使士句來聘秋杞伯相來朝八月邾之章來朝築鹿圃築罍為鹿苑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共鄭人成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厲宋公平衛侯獻邾子宣齊靈崔杼同盟于虛打地名音未葬我君成公

